



这几年写过一点文学作品,散文为主兼及小说。文如其人,文章严肃拘谨,放不开。偶尔一篇语带幽默,编辑兴奋地向人推荐,陈某人写了篇不正经的文。她知道我比较“整”,担心我只能领会字面上的意思,又补充说,不正经三个字加引号。

群里有个北京工作的姑娘,开了公众号曰美食杀,每日杀气腾腾又热气腾腾,好些个知名写作者都赐稿赞助;编辑也不觉技痒,连着写了两篇美食美文,如美食杀的一贯风格,妙趣横生,令人忍俊不禁。这类文章我写不来,但不影响我成为美食杀的忠实拥趸,每日巴望着更新,然后咧开嘴呵呵傻乐一气。

有群友建议我也写一篇,我急忙推辞。我的文字语言跟美食杀不搭。这还另说,关键谈的是美食,谈吃。这是个技术活儿,不是吃得好就说得好的。一位老哥,改开初期我们有过交往,一起吃过几次大餐。一道菜上来,老哥又一筷子进嘴,说差点火候,文火再煨半小时;又一道菜上来,他说这是粤菜,却做出淮扬菜的味道。总之,每道菜他都能指出缺陷,盐放多了,糖放少了,吃得却不比我少。看着主人面露不悦,我想岔开话题,催促老哥:“喝酒喝酒。”他一饮而尽,嘬巴嘴儿,凝神蹙眉三秒钟,然后说:“这个酒嘛……”

我今天用的是调侃的语气,实际上我挺佩服这位老哥。一个男人,要么会烧,要么会吃,这个老哥属于会吃那一类;虽然说话直,但都是内行话,厨子也无话可说,指不定厨艺还因此提高。我则属于第三类,嘴馋,做菜却不灵光,吃还吃不出来个中三昧。我向群友坦承,进厨房,我也就是个杨排风,烧火剥葱打个下手,自己难得做回囫圇菜,有时还以失败告终。编辑给我留言:失败的题材就可以写!

打下手、把菜做坏能写,那就好办了。女人无能,打孩骂人;男人无用,烧火剥葱。打下手的活儿其实不好干。首先,你处于从属的地位,精神上矮人三分;第二,参与了劳动,成果却不是你的。今天中午,妻子让我洗一撮小米葱,洗好后她又洗一遍,嘴里轻声嘟囔:“葱都洗不干净。”听出来了吧,你大半辈子的努力,全部的优点、能耐,被她一句话清零,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男人无用。

剥葱简单,剥蒜比剥葱麻烦多了。高邮人烧菜很少用葱白,多是用葱叶。佐料里用蒜瓣儿则很普遍。蒜瓣儿被几层薄膜裹着,掰开以后,每一粒蒜瓣儿另有一层膜,紧紧贴着,没点细心撕不开的。那年我到邵伯吃小龙虾,等菜的工夫溜达到厨房看师傅做菜。烧小龙虾要大量的蒜瓣儿做佐料。师傅把蒜瓣儿置于案上,右手一把快刀,齐根儿“滋……”切下去,蒜瓣儿散开,顶头的膜也被切开,蒜瓣儿破了皮,剥的速度大快。我学到这一招,以后轮到我剥蒜就照此办理。因为功夫不够,经常切深,蒜瓣儿只剩一半,浪费不说,菜端上桌也不大好看。

择菜。芹菜、香菜、生菜、小青菜……择好了,放水里撒上果蔬盐浸泡;切萝卜,切成滚刀状;切肉要顶丝切,这个到现在我也不得要领,有时候还切不对。要随时听令。菜要下锅,蚝油没

烧火剥葱

□ 陈永平

了,我得赶紧上超市;香椿炒鸡蛋,让到架子上拿4只鸡蛋,抱歉没找到,这边气呼呼一阵风过去拿鸡蛋。刚坐下来,手机还没上手呢,桶里垃圾满了,又得到指令倒垃圾。人说君子远庖厨,听起来有点虚伪;如果厨子是您的太太,这话就应上了。要不然非把你支得团团转。好不容易吃过饭了,洗碗。洗碗哪同志们!

也不是一事无成,我有拿手菜:红烧鱼。管它鲢鱼鲫鱼,一律红烧。我很少在微信朋友圈发声,有一次高了兴,把一盘刚出锅的红烧鲈鱼拍过照片,发了朋友圈,引来不少鼓励式点赞。一个厨师看到(就是我写《雅厨》的那位),建议出锅前放几片洋葱,别有一番滋味。

吃鱼要吃野生鱼。这几年我煮鱼有一点心得,不妨多啰嗦两句。我的家乡高邮是水乡,分上河、里下河。上河即高邮湖、大运河,因为地势高,所以叫上河;里下河是运河以东地区,河渠纵横,出门踢水。大运河鱼价高,高邮湖次之。里下河出产的鱼品质也好,这些年因农民大量养虾,水质受到一点影响,鱼价又次之。野生鱼和家养鱼如何区别,文字表述说不清楚,您到高邮来,我带您到鱼肆去,对着实物给您讲解。理论上掌握一条原则,野生鱼一般体态修长。长得像赵飞燕,可能是野生的,长得像杨贵妃,多半是家养鱼。

一招鲜,吃遍天。我家的红烧鱼都是我做。今年春节,我们囤了点儿海货,什么品种分不清,但我都能做成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鱼。年三十晚上,我把鱼端上桌,儿子突然问我:“爸爸,不管什么鱼,你都是一种做法吗?”

开玩笑,油盐酱醋,万变不离其宗。做菜失败的事儿是有的,因为实践少,远没有到罄竹难书的地步。防疫最紧张那些天,我妻子天天早出晚归。那天不知为什么没米饭了,问怎么办,她说有荠菜圆子。煮汤圆我会,烧开了浮起来,养一会儿就可以吃。到吃的时候发现叮牙。这是没烧透,回锅再煮。点上火,我上楼去了。也就一会儿工夫,我闻到一股焦糊味儿。这个味道我熟悉,钟点工小许在我家时,总是我先闻到焦糊味儿。味道是向上走的,小许在楼下干活或者玩手机,到她意识到烧坏了,那就难以收拾了。我家的锅很坚强的,花大价钱买的,从大到小擦成一擦。小许烧不透我家的锅,把锅耳朵烧坏过。一闻到焦糊味儿,我就冲楼下喊:“小许,看锅!”这回轮到我自己把饭烧糊了。打开锅盖,只见圆子已连成一片,锅底烧焦了,很黑。圆子不圆可以凑合着吃,吃进肚里,还是混在一起的咯。我儿子用英语建了个家庭群,音译是“饭米粒儿”。本来已经着手用清洁球毁灭证据,想一想,多大个事儿,砍我不成?干脆拍两张照片发到“饭米粒儿”里。还好,娘儿俩一劲儿笑,没有拉下脸认罪。

写烧菜失败,我总感到有撒娇的意味;老头子撒娇,朋友们即使容忍,我自己却有点不自在起来。还是及时打住,别再献丑吧。配角就是配角,我们要甘当配角,要当好配角。杨排风从烧火丫头摇身一变成主角,那是她能。谁知道呢,耳濡目染,兴许有一天我也能。

小镇横在眼前,绿色成了青春时节的标签。

第二次坐帮船,是1962年9月10日,我挑着行李和一个小皮箱,从大淖上船,经过牛缺嘴、三荡口、白马庙、查家甸、周巷,直抵临泽。内河的帮船比湖中的帮船平稳、安全。其动力靠风帆,也划桨,还撑船,有旱路相傍的水路,还可以由船家着人拉纤。

从高邮到临泽,直线距离九十华里,耗时七八个小时,甚至一天。坐这种帮船,得解决吃喝拉撒等事。吃,大都是干粮,馒头是上等的主食。中午,我吃了两个馒头充饥,喝的凉开水。身旁一个八九岁的小孩看着我吃,弄得我很尴尬。船主想得周到,船上备了几只竹壳水瓶,可为吃焦屑的乘客提供开水。比较难处理的是撒尿。男的好办,女人难办。中途,船家选择一块芦苇杂树共生的地方,让女人下船找个隐蔽处解手。

沿途所见,或为几家草房,或为单头厩子,或为大柳树下卧着的黑水牛。而面对河面的墙上,成行贴着黄中发黑的牛屎巴巴,那是农户的一种燃料。印象最深的是河水清澈见底,游鱼可见。那天的所见所闻,都演绎成我在临泽工作近20年的年轮封面。

16岁那年,做了知青,插队在水乡,一段时间下来,我竟能撑得一手好船。

我插队的地方在小城的东边,离城约60里,河渠成网,交通运输基本靠船。我那生产队有6条大木船,农民很是自豪。大船能装六七千斤,小的能装二三千斤。还有两条小划子,小划子长不到三米,宽一米多,有三个小舱,能装二三百斤。小划子一条归放鸭的鸭倌,一条闲着,船艄的圆洞里竖着根船篙,篙子插在河底固定着小船,听凭谁家急用。那里河水一般不太深,故行船多用篙撑,少用桨划。

开春了,我们对船的好奇心一下子上来了,看见闲船,总忍不住上去撑几篙。一开始,撑不好,船头船尾总是撞岸。农民说:靠船下篙,要靠船下篙!靠船下篙是什么意思呢?渐渐地,知道了撑篙要擦着船帮下水,向后用力,船才能前行。撑船时,人要朝船边站站,膀子才好用力,船才行得利索。且撑篙的落水点不能向里或向外,如过多偏向船里面,船会把撑船篙向外逼,船越大,惯性越大,力气小了,人会落水。撑船的掉下水,会笑掉人的大牙。我们都会游泳,不怕掉下河,一只脚站在船尾的船板上,一只脚踩在船舷上,敢于用力。终于,船儿能听我们的话了,没多久,小船能撑得飞快,大船的船头船尾都不碰岸,不撞桥桩。

农村的许多桥,桥面是杂树板钉成的,尺把宽。河稍宽一点,中间就用木桩连接桥面,船撑到这里,总是小心翼翼的,生怕碰上去。一次,听女同学说,她们那个组的女知青撑船,河小,桥面低,船上的人要弯腰低头才能过去。那天只顾说话,没在意,人一抬头,已到桥下,船上的人来不及弯腰,眼看就要撞上桥面,一旦撞上,可不好玩。说时迟,那时快,那位女同学情急中双臂伏上桥面,身子腾空,两腿向上拎起,带着惯性的船从桥下穿过。待船儿再回头,女生才落下水来,想着有点后怕。

一天下午,我们由田里回家烧饭,下河淘米洗菜,见到河边的船闲着,于是跳上船,一人撑船,一人洗菜,菜洗好,米淘好,船已撑出老远。谁知那是老乡急着用的船,老乡在岸上追上我们吼道:见到船,手就痒,总有让你们撑够的时候!可我们

还真没有撑够船。傍晚收工,见到闲船,还要上去撑到月亮上来才回家烧晚饭。去公社粮站换米换油,我们总要靠船去,行几里水路也不叫苦。得意时,双脚叉开,站在小船上,使劲把力交替向两腿用去,让小船两边一上一下崴起来,直崴得河水扑向两边,哗哗地撞在岸上。

最难忘的一次,我们四个知青,竟把一条大木船弄到城里,运了一船碎石子回来,为生产队尽了一份力。

那是春耕大忙季节的一个早上,生产队检查供水系统,发现一个水泥闸门坏了。修理,需水泥、石子、黄沙。供销社石子断货,急用就要自己上城去运。此时的生产队劳力紧张,抽不出人。队长想起了知青,让我们四人弄一条木船上城把石子运回来。队长对我们的信任,让我们有点紧张和激动。下乡以来,我们多次跟随队里的木船上城装运东西,老乡的言传身教,我们学会了给船张帆、用帆、拉纤、撑船、掌舵。这时劳力紧张,队长想起我们,也是自然之事。尽管这样,独立弄船,却是第一次。队长对照各种工具反复交待使用方法,叮嘱安全第一。在老乡们众目睽睽之下,我们撑船出发了。从生产队到第三沟外河,再到澄子河,上高邮城,挂帆,囊风,拉纤,掌舵,有惊无险。来去两天,按时安全完成了任务。老乡都说:新农民,还不简单。

撑船,最苦的是冬天里撑扒泥船。一般这是夫妻搭档的事,男人扒泥(鬻泥的一种),女人顶风撑船。顶风撑是为了让扒泥的男人避开迎面之风。顶风撑船要保持船身不动,最是不能后退,男人的扒泥钩子才好用力。苦就苦在寒冬腊月,北风呼啸,冰水刺骨,撑船篙子上的水向下流着流着,就粘在篙子上,成了冰。农民最希望能有双正面有胶的防护手套,哪来呢?

如今,乡间村村通公路,车子开到家门口,许多河渠失去了运输功能,种田化学化,再也不用扒泥了。走在乡间,偶尔见着那废了的水泥船,要么舱里浸着绿水,半沉半浮于水中,要么一头沉在水里,一头翘在水上。那木船,连影儿也见不着了。水乡的孩子,不会撑船,便少了一分乐趣。

坐船

□ 陈绍祥

1979年秋,我被分到司徒乡实习。从高邮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轮船到柘垛,中心校王会计接待了我,递上介绍信后得知,实习学校不在柘垛,是交通更为闭塞的邓家初中。“先住下,等另一位实习生到后,找机会一起乘船去。”王会计看到了我脸上的忧虑,边安慰我,边帮我安排临时食宿。

两天过去了,另一名实习生到了。第三天傍晚,机会来了,有船去邓家。码头上停着一条吨位不大的水泥挂浆船,来接三十多名修公路的民工回家,带我们一起走。扁担、泥兜、铁锹、洋锹、铁锅、菜盆等占了很大的空间,三十多人载不走,又申请乡里派了一艘小轮船。

“突,突,突”,深蓝色的小轮船开过来了,王会计向带队的打招呼,“麻烦你们将两位实习老师带到邓家初中,最好安排他们坐轮船。”话还没说完,被“冲啊,上轮船啊”“先上轮船有座位啊”的喊叫声淹没,身强力壮的民工一窝蜂地跳上了轮船,船身剧烈地晃动起来,驾驶员惊呼,“船要沉了,后上的十个人退回去!”动作慢的十个人很不情愿地撤回了挂浆船。

带队的满脸歉意地说,“委屈二位实习老师只能乘挂浆船了。”“没关系的,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我们表示理解。几位年龄稍长的民工帮我们将行李搬进船舱,安排我们坐在中舱的横梁上。

正准备开船,“停,不许开船!”炸雷似的声音在空中响起。一位头戴竹篾斗笠的大伯操起竹篙一个箭步跳到挂浆船头,拦住准备离岸的轮船。

“还等谁?人都齐了啊。”“快点开船吧,到家晚了。”“辈牛又搞什么名堂了?”船上的人小声议论。

“谁也不等,将两位老师调到轮船上后再开船!”斗笠大伯的回答掷地有声,不容分辩。挂浆船上的人松了一口气,轮船上的人骚动起来,你看我,我看你,没有人愿意调过来。

“两位新老师从外地到我们邓家教书,轮船上腾两个座位真的很难吗?太丢人现眼了!”斗笠大伯骂出了声。

依然没有人愿意调,轮船驾驶员只好发动机器,转动方向盘盘往后倒,船尾卷起巨大的漩涡。

斗笠大伯怒不可遏,“停!”又一声炸雷在空中响起,继续操起长长的竹篙将挂浆船头贴过去,轮船的船身抖了几下,高高翘起的船头骑在了挂浆船舷上,咬在了一起。斗笠大伯用脚一蹬,意外发生了,两船碰撞中,他的右脚被夹伤,殷红的鲜血从破旧的解放鞋中流出来。一个趔趄,斗笠大伯跌坐在船头上。

“脚伤得不轻,赶紧去医院!”带队的大声呼喊。

两位靠得近的工友上前想扶起斗笠大伯,遭到了拒绝,“不把两位新老师调到轮船上,我死也不去医院。”斗笠大伯的犟劲真的上来了。

看着甲板上带血的脚印,还在冒血的右脚,轮船上一下子跳过来八个年轻人,一个个像做了错事的小孩,面带着羞愧之色,其中一个对斗笠大伯说道,“你批评得对,是我们太不懂事了。你放心,我们立即改正。”几个人不由分说,动手将我们的行李拎到轮船上,连拖带拽将我们推进轮船的船舱里。

“这才是待客之礼,做人的本分,早该这么做了。”斗笠大伯这才松口去医院。

四十分钟后,我们乘轮船顺利地到了邓家初中。

所有的憧憬,

已打成无数的结,

缀满心头。

梭子挑着一寸一寸的光阴,

默默无语;

凳子与弯曲的身板,

一同嘎吱嘎吱地挪响,

从网眼勿勿走漏,

再也找不回头的坚韧……

慌乱的线,

织尽乡愁的网

□ 王春

逶迤了绵绵寂寥的古道,
恍惚得没有尽头。
缓慢舒张的网,
兜起薄凉的日子,
清清淡淡地晃悠着,

在怀里睡熟。

月色惨淡秋虫沉吟,

为什么总梦见,

织成的网早被洪水冲破。

网里没有渔人想要的东西,

只剩下一汪湿淋淋的叹息,

轻柔地浮起了,

一束葱茏绿嫩的水草……